

□崔广勋

“热——豆——腐啊——”这叫卖声，通透、嘹亮而又悠长，亲切、熟悉而又陌生，与傍晚袅袅的炊烟交织在一起，在村庄上空久久萦绕、回荡。

八十有三的母亲听到吆喝声，忙不迭地说：“碰巧，邻村卖豆腐的来了，我买二斤正好你带回城里。”说着，已循声走出家门。出于对豆腐的偏爱和深厚感情，我没有推辞，随母亲走到街口。

上世纪70年代，我们家也做过这生意，都是由父亲挑着豆腐到街上叫卖。叫卖声除了“热豆腐啊”，还有“拿豆子换豆腐啊”和“焦干的热豆腐啊”。吆喝需放开嗓子，运足气息，找到节奏，除“腐”和语气助词“啊”之间不停顿外，其他每个字之间都拖着长腔，尤其是“啊”拖音最长，有点京剧吊嗓子的韵味。

“拿豆子换豆腐”，沿袭了古代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方式。这倒不是人们不愿用货币买卖，而是计划经济时期生产队干一天的工值一毛多钱，家家经济拮据缺“票子”。黄豆是生产队分给的，一斤黄豆可换一斤八两或二斤豆腐。

“焦干的热豆腐”，则是为显示豆腐水分少、货真价实。豆腐是水做的，咋会“焦干”？老舍说，最精彩的语言来自大众。这里用了形容、夸张修辞，可谓形象、生动、贴切。

愣神之间，母亲已称好豆腐。我打开手机要微信支付，母亲却掏出省吃俭用的零花钱，说啥都不让我付。为了给母亲一次“疼”儿的机会，最后我乖乖顺从。

豆腐拿回家，醇厚的香气溢满整个屋子，直沁心脾。而我尘封已久的思绪，也随着豆腐清香悠然飘荡……

做豆腐工序复杂，费时费力。当年，奶奶要提前一天选好十三四斤豆子用水浸泡上。第二天凌晨鸡叫头遍，奶奶和父母就得起床，用将近两个小时工夫打磨盘磨豆浆。磨好的豆浆放在大铁锅里烧开后，过滤掉豆渣，点卤凝结成豆腐脑，再用扁筐、笼布将浆水挤压掉，生成豆腐。待父亲挑到街上叫卖时，天刚蒙蒙亮。这生意，必须起五更睡半夜，烟熏火燎，出力流汗，抛开技艺不说，不是勤勉的人家，是真做不了的。

我们老家做的都是卤水豆腐，有老、嫩之分，多点卤水就老些，含浆水少，实惠；少点卤水就嫩些，含浆水多，鲜嫩，口感好。我家做豆腐宁老勿嫩，且挤压时间长、强度大，结实，可用马尾提起或用秤钩钩起。物资匮乏的年代，在实惠和口味之间，乡邻们还是愿意选择



前者。故而，我家的豆腐挑出家门，从村东走不到村西就卖完了，还不耽误父亲一早到生产队挣工分。

起早贪黑做豆腐，并非图啥大利，主要是为赚个下脚料——豆腐渣。豆腐渣可以放点油配萝卜丝炒炒食用，也可以用来喂猪。当时，一两年养一头猪能卖百十多元钱，是农户唯一的花销来源。

卖盐的老婆喝淡汤。家里做豆腐，自己是舍不得吃的，每当奶奶见我们兄妹吃豆腐渣眉头皱起时，就有意用一则民间故事来驱散我们的“馋虫”：从前有一个恶婆婆虐待儿媳，整天自己吃豆腐，让儿媳吃豆腐渣。一年后，婆婆骨瘦如柴，浑身是病；儿媳却面色红润，身体越来越好。孩子不经哄，听了，心里稍微释然。

【有所思】

自从开始关心菜园子

我说，把花盆串连在一起，这和《三国演义》里曹操为了让北方人适应水战，把船固定在一起的做法很类似啊，曹操最后可是大败。我妈说，啥大败啊？会干活和不会干活可不一样。

她的番茄阵法已经挂满了果。果子大部分还是饱满的青绿色，红一个，我妈摘一个，让我们手手传递闻一遍，“味正不？”“味正。”大家都说。没被传递到的人会抢着说，“给我也闻闻。”番茄次第变红，这个情景在我家每天上演一遍。大家都像被洗脑了一样，觉得自己种的番茄就是不一样。

我发现，种菜的人和种花的人是两种世界观，不兼容。我家阳台上本来零零落落有几盆花，自从我开始种菜，就忍不住想扩大生产，我很快从花农转型到菜农，挤压了那几盆花的生存空间。

种番茄之前，我种得最成功的农作物是紫苏和地瓜叶。从朋友家的菜地里随便扯了一把，种下去。下场雨，紫苏和地瓜叶扑腾腾立起来了，很有成就感。种菜这事情，我起步晚，还追求这些容易见到成果的东西。不过，我慢慢发现种这两样东西没什么挑战性，还是番茄好，又好种，朋友圈里到处都是微距镜头下的番茄丰收景象。

种番茄没多久，我的动向就被各大App发现了，它们拼命给我推荐与农业相关的内容和商品，占用了我很多时间，但也确实在我混乱不堪的世界之间形成了一道屏障。以前我关心很多事情，天天焦虑，自从关心菜园子开始，才治愈了。

现在看来，奶奶糊弄我们的这些话，竟也不无道理。据科学分析，豆腐渣除具有豆腐的营养成分外，还富含纤维素，具有降脂、降糖等作用，否则，如今也不会堂而皇之登上高档饭店的餐桌。

当时，农村一年到头几乎吃不上肉，隔三岔五端大半碗黄豆换斤豆腐，就算改善生活了。辣椒与豆腐是绝配，将青椒剁碎或将干红辣椒捣成面，用酱油调和后配着豆腐吃最对味。但各家没有这样吃的，嫌太浪费，都要放上许多辣椒和盐再炒一炒，作为“大菜”就饭吃。

在乡下，有“二十五，做豆腐”的歌谣。无豆腐，不成年。若谁家没豆子做豆腐，年都没法过。豆腐是过年的主打菜品，除了白菜炖豆腐外，家境好点的，可以炸豆腐干，也可做成纯豆腐丸子。豆腐与肉掺和做丸子是不能奢望的，记忆最深的是骨头丸子。将猪或牛骨头放在平面石头上，用锤子慢慢砸得稀碎，与豆腐混合做成丸子，吃到嘴还硌牙，但多少增添了点荤腥气。

过年得吃饺子，那时肉稀罕，豆腐的主要用途是用来做豆腐白菜粉条馅的素水饺。即使有肉，初一也是不吃荤饺子的，母亲至今沿袭着这一习俗。这倒与缺不缺肉无关，吃素水饺主要是期盼新年日子过得素素静静，平平安安。

我们乡下有正月十六回娘家的习俗。每年这天，舅老爷、舅舅都会来叫奶奶和母亲回娘家。明知她们因家务和农活缠身去不了，但礼节是不可或缺的，也正好趁机聊聊岁月冷暖。招待娘家人的四个小菜，必定有一碟炒豆腐条，水饺也是豆腐素馅的。豆腐是年前特意留下的，为了防止变质，后期需放在院里用冷水浸泡。即使有的年份气温高豆腐变了质，也无需担心浪费，可做成家常臭豆腐。奶奶将其用刀划成棋子方块，待长得红花绿毛充分发酵，加入用油、盐、葱花和姜丝炸锅后的汤汁，吃到嘴里细腻软滑、异香浓郁，味道好得出奇。

“天不早了，快回家吧，别磨蹭了。”母亲催促的一句话，让我从有关豆腐的五味杂陈中回过神来。回城的路上，有关豆腐的思绪依然随着车辆的颠簸飘来荡去。豆腐昔日只是为解饷和佐餐下饭，是贫苦和辛劳的象征，人们从未考虑过其有无营养。其实，豆腐富含人体必需的多种微量元素和优质蛋白，近年来得到多维度开发，满足了人们的味蕾和营养需求。豆腐的谐音还象征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——“都富”“都福”，但愿我们的小家、大家、国家年年“都富”，岁岁“都福”。

在沈阳那几天，听我姑和我妈聊种菜，还说到挖“地垄沟”和冬天应该“扣大棚”什么的，东北方言版的农业术语频出。我妈在乡下长大，姑姑在城市长大，年轻时下过乡、务过农。种菜的技艺和骑自行车一样，不会忘。

我姑姑家里的阳台很小，她家一楼邻居的房子在卖，一直卖不出去。她和人家打了招呼，人家允许她在一楼的小园子里种菜。因是临时菜地，她一开始就种些很快吃得到的东西。撒了一把香菜种子，香菜呼呼地长，吃都吃不完，她招呼邻居都去摘。然后又种葱。一茬一茬的香菜和葱吃完了，邻居的房子也没卖掉，姑姑就开始种生长期长的东西了，现在也种了番茄。她说，种菜还是要施肥。

我妈在家用纯净水的瓶子做农家肥，瓶子里面装满了腐烂的东西，我能看出来里面有橘子皮，还有鸡蛋壳，剩饭剩菜已经看不出样子了。要是在以前，我会觉得这是她又在抠钱，花50元钱买半编织袋鸡粪不香吗？两天就到货了，非要自己搞。但我现在也理解了。从沈阳回来后，我也开始把鸡蛋壳放在小园子里，又给几天就蹿得老高的番茄苗苗“打顶”，就是把长得比较高的枝儿剪掉，控制它成长的速度。

岁月悠长，动作要慢。年轻时有大把时间，却整天搞得火急火燎，西瓜、芝麻都丢了。现在年龄大了，倒觉得一切都来得及，遇西瓜捡西瓜，遇芝麻捡芝麻。

人一呼一吸，自然是春种和秋收。做了菜农，才终于把节奏找对了。

【浮世绘】

□李晓

老曹今年57岁，是我老家的一个木匠。老曹做木工活是传统手工，我妈家的老衣柜、樟木箱子、洗脸架都是曹木匠做的，如今已裹了一层厚厚的包浆，我妈一直舍不得扔掉。我妈说，看见这些老家具，心里才觉得暖和。

曹木匠十多年前进城居住，进城后还做了两三年木工活，但城里家庭大都是找批发厂家定制家具，他很快便失业了。老曹是个热心肠，楼上楼下谁家有修修补补的事儿，只要一声招呼，他就去了。

曹木匠同我家关系不错，他跟我推心置腹地谈过。他妻子患了类风湿，养老钱得自己攒着才安全，就想着以后尽量不给孩子添麻烦。我问曹木匠到底有多少积蓄，他吞吞吐吐好几次后，才告诉了我真实数字。曹木匠握着我的手说，我信你，你可别告诉我那两个儿子啊。

曹木匠有两个儿子。大儿子研究生毕业以后在珠海工作，小儿子在城里一家银行当保安。每次去那家银行办事，老曹那憨厚温吞的小儿子都要抬起右手给我敬礼。我对他说没必要这么客气，都是老家一个村子的人。他诚恳回答：你是我们单位尊贵的客户，必须的。

最近，老曹的忧虑突然加重了，他遇到的难事告诉了我。那天，老曹的大儿子突然打电话给他：“爸，您先借我20万元，我想换一套房。”老曹沉默了一会儿说：“你以为我是摇钱树啊，你弟弟当保安，一个月只有两三千块钱工资，我还得关照着他。你出息大，用不着找我啊！”这是老曹这么多年来跟儿子说话语气最重的一次。老曹想起来确实生气，他花在大儿子身上的心血比小儿子多，供养他上大学，读研究生，后来儿子去了珠海。他临走前，老曹打开塑料袋，把用报纸包着的钱哗啦一声打开说：“儿啊，图个吉利，16万！”儿子紧紧拥抱了瘦骨嶙峋的爸爸。儿子说：爸，等您和妈今后养老，来珠海一起住吧。珠海是个好城市，但老曹住不惯，出门一瞅走出去，心里没法亲近。

有时候往往是最亲的人，却遇到无法面对的人性之中的尴尬。儿子找老曹借钱的那天中午，老曹草草吃了点饭就疲惫地躺在沙发上打盹儿，他突然感觉有点对不住大儿子，就给儿子打去电话说：你端午节回来一趟再说，看见别人家团团圆圆的，我心里不是个滋味。儿子回答：爸，我答应您，回家。

儿子从珠海回来了。晚上，父子俩喝了一场酒，老曹把报纸又哗啦一声打开说，这是13万块钱，不多，但也就这点了。剩一点钱，我和你妈养老还要用，你弟弟工资低，我还得照顾一下。儿子用力拥抱了他，说：爸，这只是暂时找你借，很快会还你的。老曹说：谁要你还啊？今后我和你妈走不动了，躺在床上，你还得给我们打个电话回来。儿子眼里噙着泪说：爸啊，咋会呢？

老曹从银行取出的13万元，是好几张定期存折当成活期提前取出来的。各家银行的利息，哪怕只相差几十块钱，老曹都计算得清清楚楚。那几张存折，都被老曹反复摩挲得起了毛边。老曹想晚年无忧无虑地生活，但连接孩子的“输液管”还拔不下来，一直扎在老曹的心坎上。如今，老曹跟小儿子一起居住，他想今后一旦自己动弹不了，或遇到啥疾病瘫痪卧床，就和妻子去养老院住。他去考察过好几家养老院，自己手头还有点积蓄，算来算去，去养老院也勉强够了。但在银行当保安的小儿子一家收入不多，还是让老曹操心、失眠。

最近老曹去几家老乡、亲戚家串门，听大家说，也都还在给孩子攒钱呢，儿女们的孝顺，就是过年过节回家一起吃顿热腾腾的饭菜，或者打个电话回家就行。老曹有了一丝慰藉和心理平衡。前不久的一天，老曹对我说，我这两个儿子孝顺啊，大儿子刚从珠海快递回来几盒老年人补钙的保健品，还给他妈买了一些治疗类风湿的药品。

老曹和我一起走在街上，他停下脚步，靠在一棵树下喘气，眼神有一点迷离又充满希望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孔昕 美编：陈明丽